

尋找她的聲音：性別平權的博物館時代

林慧嫻

摘要

在強調性別平權的今日，各種女性主義理論與婦女運動方興未艾，提昇了女性的社會地位。博物館身為社會教育機制，擁有保存過往、展現此刻，也同時塑造未來的功能，也不該在性別議題上缺席。固然近年博物館舉辦女性展覽，典藏女性作品，甚至也有各類女性博物館紛紛成立，然而要追求真正性別平權，擺脫男權至上意識型態的束縛，博物館在典藏、展覽、教育推廣上，仍有努力與成長的空間；甚至，博物館應更積極地內省檢討，徹底解構固有的權力結構與運作模式，讓「她」可以真正發聲，塑造兩性平等的美好明天。

前言

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2002年修正的博物館定義，博物館應有「徵集、保存、研究、溝通傳達和展示人類及其環境之物質證據」的功能，以達「研究、教育、娛樂的目的」（劉婉珍，2002；ICOM網站）。ICOM定義的博物館功能，對博物館從業人員而言，早已耳熟能詳；然而，博物館收藏、保存的物質證據，如果詳加細分，究竟代表的是誰？究竟是男性還是女性？換言之，博物館徵集、保存的，到底是代表「他」的物件，還是「她」的物件？而博物館研究、溝通、展示的，又是「他」的故事（history），還是「她」的故事

（herstory）？仍需進一步的分析。

在強調性別平權的今日，各種女性主義理論及婦女運動方興未艾，謀求解構男性至上的權力結構，爭取兩性平等的未來。博物館身為社會脈動的重要環節，被賦予保存過往、展現現在，並同時塑造未來的功能，在性別議題上，也並未缺席，已加強典藏女性作品，或代表女性的物件，推出了各種女性展覽，或成立專門典藏展示女性作品／物件的女性博物館。然而，女性主義／博物館學者提醒我們，博物館如果未能重新思考、檢視典藏策略、展示模式等博物館各個層面的運作，仍然難以擺脫男性至上意識型態的束縛。因此，要真正讓她發聲，讓女性的觀點進入典藏、展覽、

教育推廣，甚至整個博物館的權力結構與運作模式，博物館尚須努力謀求更徹底的改變。以下即藉近年女性主義／博物館學者論述及部分歐美博物館的創新之例，期望博物館界可以與社會脈動同步，一起為真正兩性平等的未來努力。

尋找她的故事：將女人放入歷史

歷史上的女性何在？

女性主義／歷史學者勒爾那（Gerda Lerner）曾經指出：「有關女性歷史學最令人怵目驚心的事，就是一般歷史學者對女性的忽視。」（Lerner, 1979）一個被忽視的群體，要想發聲，首先要掌握發聲的工具；亦即，要認真尋找她的聲音，敘述她的故事，女性首要之務，即是要掌握歷史的書寫。而當書寫歷史的權力，長期掌握在男性手中，男性自然擁有選取資料、記錄、定義、詮釋的權力；相形之下，未能掌握相同權力的女性，不只未能充分進入紀錄，更不能表達其自有的觀點。她的故事與聲音因此總是幽微，甚至淹沒。

為了尋找歷史中的女性，女性主義歷史學者早期的努力，主要是在歷史的軌跡中尋覓偉大的女性，試圖證明男性女性在各種領域中，皆各領風騷，歷史上不只有偉大的男性，也同樣充斥了偉大的女性。然而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卻註定了許多女性未能在公共領域中留下足跡，也因此未能留下足以代表偉大的物件。因此搜尋偉大女性的努力，使女性主義學者面臨兩個問題：一是偉大的女性數量不多，二是少數的偉大女性並不足以代表大多數平凡女性的生活（刁筱華譯，1998）。進入後現代的今日，新一代的女性主義學者面對這兩個問題，或者探討偉大女性稀少的成因，檢討傳統社會箝制女性

發展的各種社會機制；或者質疑「偉大」的定義，討論其是否植基於男性至上的一元標準之上，並以多元觀點的多元論述，涵蓋不同性別的不同觀點。要之，理論架構或許互異，然而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者仍然有相同的關注，亦即正視女性受到的歧視，並致力打破性別的不平等（Honderich, 1995）（註1）。

重新檢視「偉大」的定義

歷史上存諸紀錄的偉大男性多於偉大女性，原因何在，曾引起多方討論，部分學者甚至主張男性與女性有先天的差異，而此差異不利於女性，亦即女性從腦容量、骨骼肌肉的構造等，天生即不如男性，也無怪歷史上偉大的男性多於女性。這些主張早已受到女性主義學者的一一駁斥，證明這些說法是男性至上意識型態作祟，並無科學的根據，而且忽略了女性生理的構造，亦有其演化上的功能，只是異於男性，並不是次於男性（刁筱華譯，1998）（註2）。

而更重要的，是所謂「偉大」的定義，到底是由誰所擬定？又是否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呢？以美術創作為例，女性主義學者即發現，歷史上偉大的藝術家或許男性多於女性，然而「偉大」的定義卻不是必然的，是由男性品評者擬定的，而且不利於女性藝術家的創作。傳統西方品評者往往視繪畫、雕塑為所謂的「高等藝術」（high art），裝飾藝術為裝飾性、實用性高於藝術性的「次等藝術」（low art）或工藝品。偏偏傳統女性經常從事的藝術創作，即屬於這些「次等藝術」的範疇（傅嘉琿，1998），因此較不易獲得傳統收藏者的青睞，或比較不受重視。在創作媒材多元的當代，高等／次等、藝術／工藝等分野或許早已顯得微乎其微，然而不能否認地，這個分野卻曾經深植鑑賞家、收藏家、藝術創作者心中，而這些分野掩藏了對女性藝術創作者不公平且不利的

評斷標準，自然影響了女性藝術作品的流通與保存，及女性進入「偉大藝術家」行列，納入藝術史「正典」(canons)的可能。

女性主義 / 美術史學者諾克林 (Linda Nochlin) 則進一步指出，教育機會、政治經濟主導權等「社會機制」的不平等，是限制女性發展的重要原因。無論是教育機會、專業訓練、藝術品的傳播、流通、收藏管道等與藝術家養成息關的各個環節，並非植基於男女平等的基礎。因傳統社會對男女兩性角色的不同期待，即使有機會受教育的女性，所受到的專業訓練，也不必然與男性質量相當。例如傳統西方的藝術學院教育中，女性即被排除在裸體模特兒素描課程之外，女性學員因此欠缺精確描繪人體的能力，並無以從事當時視為主流、「高等藝術」的歷史故事繪畫，間接影響女性進入「偉大藝術家」行列的可能。縱使女性卓然成家，卻仍然必須面對藝術品傳播、流通、收藏管道的不平等，部分女性藝術家因此名聲無以彰顯。甚至當時男權至上意識型態對女性角色的規範，也會限制女性藝術家自我成就、發抒、表達的意願 (Nochlin, 1971)。此類社會機制的限制，也不僅是女性藝術家獨有的經驗，類似的箝制同樣可見於科技、政治及其他文化領域，並深刻影響女性躋身偉大行列，進入歷史正典的機會。因此，兩性歷史的互異，是植基於後天的，亦即社會機制的不平等之上，唯有徹底解析這些社會機制的運作，才能還原女性在歷史上的地位，重新檢視過去，並擁抱更為平等的未來。

為了破解傳統男性至上的歷史論述觀點，新一代的女性主義學者提出多元論述的主張，強調歷史並非線性的發展，一元論述觀點並無以涵蓋同一時代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區域、不同族裔、不同性別的歷史 (Lerner, 1979)，只有開放多元討論的空間，呈現多元論述觀

點，才能關照到過往歷史紀錄中忽略的足跡。女性主義學者更提醒，在「將女人放入歷史」的過程中，需謹慎檢視傳統歷史論述中隱藏的男性至上觀點，及為其所掩的女性自己的感知與看法。而為了彰顯女性獨特的觀點，部分女性主義學者專注於使用女性的作品，讓女性發聲 (Lerner, 1979)；其他學者則主張兼用男性女性作品 (Smith, 1994)，從比較、對比中凸顯兩性的差異與不平等。

博物館擁有保存過往，展示現在，並塑造未來的功能。因為保存過往，因此難免受到傳統歷史論述觀點的影響，除當代作品以外，典藏的男性作品，或是代表男性的物質證據，多於女性。而部分博物館收藏植基於私人收藏的捐贈，也難免或多或少反映出過去私人收藏家受傳統男性品評標準影響的收藏品味。然而面對近年風起雲湧的女性主義理論與婦女運動，博物館也並未缺席，無論女性主義學者將女人放入歷史的積極努力，或者對社會機制箝制女性發展的討論，或對男性論述觀點的挑戰，也都對博物館的運作產生影響。以下即從典藏、展覽、教育、內部權力結構幾個面向，討論博物館回應性別平權訴求的措施。

博物館呼應性別平權的訴求

典藏：重新檢討典藏標準

博物館界為回應性別平權的訴求，修正過往典藏男性作品 / 物件多於女性的問題，首要之務，即是呼應女性主義學者「將女人放入歷史」的主張，從過去忽視的角落中，挖掘女性的作品，或足以代表女性的物件。然而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四處搜尋，卻使博物館工作人員體認到，傳統男尊女卑的意識型態、男女傳統角色的分工，讓典藏女性作品 /

物件，成為困難的任務。女性主義／博物館學者波特（Geby Porter）即指出，受限於傳統「女主內」的觀念，過去女性操持的勞務常常限於家務，雖然遍及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重要層面，如此生產的產品卻往往質材不恆久、保存困難，也不符合傳統博物館典藏標準，因此未能進入博物館收藏（Porter, 1987）。傳統的歷史論述觀點，也側重男性執掌的社會功能，使得女性執掌的功能被忽視，進而影響與女性有關的物質證據的保存。女性歷史學者邁爾斯（Rosalind Miles）指出，即使是涉及史前人類的研究，過去男性至上的觀點，使學者傾向於討論多半為男性使用的狩獵工具的演進，而忽視了女性照顧家庭、採集食物同樣需要發明各種工具，而且同樣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同樣代表文明的演進（刁筱華譯，1998），連帶影響這些工具的研究與保存。

女性的作品或代表女性的物件之匱乏，固然是博物館典藏面對的難題，然而女性主義／博物館學者史密斯（Barbara Smith）則進一步指出，對於女性物件的「視而不見」，則反映了潛藏的意識型態的問題，是更需認真面對的議題。史密斯女士喟嘆，在一次舉辦十八世紀展覽的過程中，雖然展品中充斥了家飾品、陶瓷器，甚至廚房中的鍋碗瓢盆，策展人員仍然對之「視而不見」，認為沒有代表女性的物件（Smith, 1994）。此現象其實反映了男性至上一元論述中對於「偉大」的執著。誠然，如果歷史只是著重於帝王公卿、將相仕紳的生活，無法放寬視野，擁抱更多不同階層的聲音；如果歷史的展覽僅限於公共領域的探討，則過往受社會機制限制，在私領域中發揮更多的女性，終將難以納入其中。因此，四處搜尋代表「偉大」的物件固然重要，然而唯有徹底檢視過去習以為常的觀點，才能看見並納入為歷史所忽略的女性。

影響所及，博物館也勢必要重新面對、檢討過去的典藏策略，重新檢視形成、執行策略的人員，是否真正將男女作品平等對待，是否意識並正視過去決策中可能潛藏不利於女性作品／物件的標準。如果只是繼續沿襲過往的標準，仍然難免會對充斥於生活環境之中的女性作品／物件「視而不見」。而如果典藏的標準不夠彈性、多元，仍然只著眼於「偉大」的公共領域，則代表女性的作品／物件仍終將逐漸散佚，讓她的聲音繼續幽微、淹沒。

舉辦女性展覽／成立女性博物館

而為了匡正過往展示女性作品／物件不足的缺失，博物館界已於近年推出了各類以女性為主題的展覽，更有女性博物館的成立，專門展示女性在各種領域的作品，記錄過去與現在女性的成就。例如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女性藝術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即專門以徵集、保存、展示並推廣女性藝術為職志，收藏自文藝復興迄今的女性藝術家作品（女性藝術博物館網站）。而位於達拉斯的「女性博物館：未來學院」（The Women's Museum: An Institute for the Future），號稱是美國最完整的女性博物館，則廣泛記錄女性在科技、商業、宗教、藝術及婦女解放運動等領域的成就（女性博物館：未來學院網站）。更有「國際女性航空博物館」（International Women's Air & Space Museum），及「軍中女性博物館」（Army Women's Museum），表彰在這些傳統認為男性見長的領域中，照樣有不讓鬚眉，與男性一樣翱翔天空、馳騁戰場的女性。總之，各種女性展覽與博物館百花齊放，徵集、研究、展示各個領域中非凡女性的成就，是博物館界邁向兩性平等的重要一步，呼應了女性主義學者「將女人放入歷史」的主張，也確實在過去數十年增加了女性的能見

度。

然而，這樣是否足夠？女性藝術家、發明家、飛行員、巾幗英雄，以及其他領域中推動人類歷史進展的女性推手，固然令人一新耳目，重新面對部分女性對人類歷史的貢獻；然而，單純地展示這些女性的成就，卻仍然有下列的限制。首先，突破種種障礙，卓然有成的偉大女性，並不等於大多數一般平凡女性的生活；過度強調少數女性的非凡成就，也並未充分剖析過往教育機會、政治經濟權力等「社會機制」的不平等，如何限制了大多數女性的發展。而更重要的，所謂的「偉大」、「非凡」，是否又是根據過去男性建立的品評標準，是否足以衡量女性自主的標準與觀點？展示了她的作品／物件，又是否即足以代表或詮釋女性的觀點？因此，主辦女性為主題的展覽或成立專門展示女性成就的女性博物館，固然是重要的一步，卻只是邁向性別平權的第一步，博物館要真正跳脫過去男權至上意識型態的束縛，尚需謹慎思考展示觀點，或採用異於以往的創新展示手法，以適切討論有關女性的議題。

檢視展示觀點、創新展示手法

如前所述，單純地展示女性的作品或代表女性的物質證據，仍然有繼續落入傳統男權至上論述觀點的危險，不必然足以代表或詮釋女性的看法與認知。因此，真正能夠伸張女性觀點的展覽，不該被簡約成由女性策展人策劃展覽，以女性為主題，或者內含女性作品／物件即可。更重要的，是要跳脫過去男權至上論述觀點的束縛，以新的角度思考、探討展示主題及呈現觀點，發掘、敘述、表現女性的經驗與觀點。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博物館可以並用兩性作品／物件，不必為女性作品／物件所限，以充分對比出兩性的差異與不平等。而為了凸顯兩性經驗感知的差異，博物館

應提供多元論述觀點，讓觀眾體認同一事件／物件，可以引發截然不同的經驗與詮釋；博物館甚至可以顛覆傳統的展示手法，強調主觀的感覺與情緒，與過去只側重客觀事實的展覽手法區隔，以更為強調女性異於男性的經驗與感覺。

先論展示之呈現觀點。以美國國立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中歷任總統夫人的服裝為例，雖然是名符其實的女性展品，然而單純地展示這些服裝，卻仍然可能再度重複以男性至上的觀點，觀看、消費女性身體的儀式，並不能真正代表女性的觀感（Smith, 1994）。為了化解物化女性的疑慮，馬佑（Edith Mayo）最近為達拉斯「女性博物館：未來學院」策劃的美國第一夫人展，即不再以服裝為限，而在展覽中加入了大量的影像資料，進一步探討第一夫人扮演的公眾角色，希望跳脫物化、消費女性身體的窠臼，認真探討第一夫人投身公共事務的貢獻，並由此延伸討論第一夫人角色的演變，如何反映女性角色及女性歷史的演進（「女性博物館：未來學院」網站）。雖然與美國歷史博物館的傳統展示處理相同的題材，卻也明顯增加了對於性別議題更多的討論，也更能藉由討論女性角色的演變，探討女性的經驗。

同理，單純地展示織繡、水彩畫等所謂「女性」藝術，也可能又重複演繹過往男性至上意識型態下產生的品評標準，強調女性擅長的總是所謂的「次等」藝術。博物館在展覽的同時，仍須伴以詳盡的分析與討論，解析過往女性從事這些藝術類別的成因，討論教育、經濟主導權等社會機制，如何限制了女性在其他藝術類別的表現，讓觀眾理解同一時代不同性別的藝術家，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經歷與發展，進而體會女性藝術家獨特的經驗與觀點。

而為了適切探討女性的觀點，博物館如兼用兩性的作品／物件，反而更可

以對比出兩性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例如第一夫人的服裝展覽，如果加入總統的服裝併用，並用男性與女性的物件，其實更足以在總統／夫人服裝、觀眾期待的對比中，凸顯觀眾對兩性角色認知的差異。總統與第一夫人雖然各有職司，卻在部分公共事務領域有類似的功能，然而第一夫人需要購置華服，以扮演其公眾角色，而總統卻較無須藉華服達到相同功能，可見過去對男女分工、角色的刻板印象，仍然繼續塑造今日我們對兩性的認知。在女性水彩畫展中加入同時代男性藝術家的歷史故事畫，更可以對比出兩性繪畫養成教育與成就的差異。因此，並用男性與女性的作品／物件，正可以凸顯隱藏其間，習而不覺的意識型態，讓博物館可以從中探討、發掘、表述兩性的差異，重新塑造觀眾對女性的觀點。

除了重新思考呈現觀點，展示手法也應有所創新。波特即以為，真正能夠展現女性觀點的展覽，應不懼於強調主觀的經驗與情感，藉此跨越公私領域的分界，除了討論女性在公領域中的成就，也對女性私領域的經驗與感知有所著墨，才能深入探討女性的觀點，並與過去博物館只側重客觀事實的展示手法有所區隔。例如「丹麥女性博物館」(The Women's Museum in Denmark)的「黑夜」(“At Night”，1993)展，即特別以情境式展示手法，探討女性對黑夜特有的感受。其中的一間陳列室代表「恐懼」，以地板上的黑白幾何圖形加強空間的幽閉感，用倒在地上的自行車及牆上懸掛的婦女防身用具、陳列室中播放的刺耳噪音，代表女性對夜晚潛在危險的恐懼。另一間陳列室則以「照顧」為題，以棺材、嬰兒床等象徵夜間照顧老幼病弱的工作，經常是女性肩負的沉重負擔。總之，以多種感官的經驗，讓主觀的「感受」、「情緒」也成為展覽的主題。展品也跨越傳統展覽中習見的科

技／人文、時代／地域的區隔，甚至展品也不拘於是否被女性創作、為女性製作，以突破傳統策展模式，更強化女性獨有的觀點，讓觀眾更深層體會女性異於男性的經驗 (Porter, 1996)。女性不再是被觀看的客體，而是主動發聲的主體，讓男性觀眾也可以聆聽她的聲音，進而體會兩性的差別。所以，展覽除了在主題、手法上一新耳目，以更強烈、異於以往的演繹方式重現被忽略的女性感受之外，也企圖跨越性別藩籬，讓男性也能投入、體會、理解。

除了強調主觀的感受與情緒，波特也建議以多元論述併陳，取代過去博物館習見的一元、威權、說教式的論述，才能提供觀眾多種詮釋角度與觀點。波特甚至以為多元論述中即使有互相矛盾的論點亦無妨，正好藉此凸顯不同階層、地域、族裔、性別可能擁有的相異經驗與感知，讓觀眾看到、聽到的，將不再只是一家之言的一個故事、一種聲音，而是多元發聲的許多版本、多種聲音，觀眾可以體會、思考同一事件或物件可能引發的多種經驗與詮釋 (Porter, 1996)。如此，博物館不僅打破了性別的不平等，也同時尊重、併陳各種社會群體的差異。

而除了謹慎處理呈現觀點、採用創新展示手法，博物館要剝除男性至上意識型態的箝制，尚須小心處理展覽時使用的語言、文字、圖像，因為語言文字建構知識，因此博物館展覽中使用的文字與圖像，不只記錄過往，呈現此刻，也會影響觀眾的思考模式，並進而形塑未來。博物館應該避免在文字論述時，以傳統印象呈現男女的不同角色，或以典型化的描述，形容男女兩性的身體、情感與情緒反應，例如，男性威武、女性柔弱，又重複了兩性刻板印象。博物館也應該在不違背歷史事實的情況下，同時討論兩性扮演的角色，不特別偏重男性。甚至圖片影像上出現的人物，也

應注意是否特別凸顯某一性別，模糊了另一性別，或是又再度強化了典型、僵化的兩性形象（Smith, 1994; Sullivan, 1994）。要之，即使主題手法創新，展覽內容仍需小心處理，勿再以似是而非的刻板印象，重複演繹傳達過去的錯誤認知。

總之，單純地展示女性作品／物件，並不等於展現女性的聲音與觀點，博物館仍須重新思考展示主題及呈現觀點，採用創新展示手法，甚至謹慎檢視文字圖像的使用，擺脫過往男權至上意識型態的束縛，才能真正發掘、展現女性的經驗與觀感，讓她發聲。而這樣的思維與努力，也不該僅限於博物館偶然推出的女性展覽，或者專門的女性博物館展示空間，而應該成為博物館的基本策展模式，才能讓女性的經驗與觀點，真正在每一個博物館的每一個展覽中呈現。

教育推廣：博物館介入女性養成教育

如前所述，博物館的展示、博物館使用的文字圖像，皆可在檢驗過去、展示此刻的同時塑造未來，也即是性別平權教育的契機。然而，部分博物館，尤其女性博物館的作法卻更為積極，謀求與當代社會脈動的緊密聯繫，介入女性的養成，從現在的教育開始種下改變未來的因子。例如「女性藝術博物館」即積極與美國女童軍組織結盟，以女童軍為種子，從下一代的養成教育著手，傳達推廣女性藝術的成就（女性藝術博物館網站）。「女性博物館：未來學院」則特別致力於科技的推廣，認為女性唯有擁有使用高科技，尤其電腦科技的能力，才能開拓、改良在職場，甚至家庭的表現，也才能維持未來的競爭力，因此特別成立電腦教室，提供女性受訓的機會。該博物館也以為女性常受傳統觀念圍限，以為科技領域多是男性天下，女性並不擅長，因此未積極在此領域發

展。博物館為了改變未來，提供科學、數學訓練予年輕女性及女學生，讓她們理解女性在科技領域同樣可以長足發展；並發表論文，分析兩性學習特徵的差異，提出加強女性科學、數學能力的策略。

除了教育下一代，「女性博物館：未來學院」也謀求現在的改變，提供女性領導人養成計畫，針對各行各業有潛力的女性領導者，提供訓練、參訪、交流活動，提昇她們的領導能力，也拓展她們與各種領域女性領導人的人脈網絡，讓女性領導者在各種場域一展長才，並互相連結合作，以充分改變女性的社會地位。該計畫原只針對博物館所在的德州一地，目前則已跨出州界，讓美國其他州紛起效尤（女性博物館：未來學院網站）。如此積極的作法，讓該博物館走出陳列室的藩籬，與社會脈動同步同頻推動婦女運動。而「丹麥女性博物館」則更為博愛地跨出種族、國籍的框架，讓在某些領域中已有成就的「前輩」，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源、人脈網絡，幫助尚須指導、協助的女性，尤其是丹麥的新移民或弱勢族群（丹麥女性博物館網站）。在打破性別差異的同時，也讓女性跨出族裔、社會階層的區隔，互相協助，共同追求更好的明天。

徹底改變權力結構與決策模式

無論改變典藏、展示策略，或推出提倡兩性平等的教育活動，博物館內部需先凝聚追求性別平權的共識。因此，波特以為，要謀求真正的平等，讓女性發聲，博物館尚須徹底檢討內在的權力結構及決策模式。員工、管理核心的組成亟需改變，傳統的決策方式也需徹底顛覆，甚至開放決策過程，讓博物館外的聲音，進入並影響博物館的決策核心（Porter, 1996）。

首先，博物館員工，尤其是管理階層的結構，即需重新檢討。根據英國的

調查研究，博物館從業人員中男女人數比例或許差別不大，但女性卻多半集中於中下層職位，鮮少能企及高階管理職位。其中部分原因與博物館本身的生態有關，因為博物館超時工作或週末假日加班機會多，對於有幼小兒女的母親而言，負擔極大；又，博物館工作機會較少，如果為照顧家庭貿然離開職場，又需冒難以重新就業的危險，因此部分女性會自我設限，不追求高階的管理職務，以求兼顧家庭生活。因此，要真正在博物館工作環境中謀求兩性平等，博物館管理階層需以更彈性的方式安排職位與職務，調整工作時間，體恤員工兼顧家庭、個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女性也需以更大的勇氣與毅力，克服環境限制，努力追求個人權位的極致表現（Turner, 2001）。

而女性進入管理核心以後，更應倡議根本改變過去父權時代習見的權威決策模式，打破所謂「高層」、「低層」的權力區隔，從權威打破權威，由「高層」解構「高層」（Tucker, 1994）；因為，性別平權的權力結構並不是要打倒男權，建立新的女性霸權，而是要以女性的觀點與特質，顛覆父權體制運作模式，以透明、溝通、分享、合作，取代傳統的威權管理方式，徹底建立新的管理文化與運作模式。這樣的管理模式並非天真的紙上談兵，「丹麥女性博物館」即以這種顛覆傳統的合作共治模式經營管理自豪，並已行之有年。而這樣的管理模式，也並非獨惠女性，男性照樣可以從更為透明、分享的權力運作模式中受惠。

自然，博物館要清晰、透明地解構固有的權力運作模式，與博物館外人士的合作是必須的。近年博物館學者主張博物館應去除對觀眾的威權心態，讓觀眾不再只是被動的觀賞者、「受教」者，觀眾也可以積極、主動地生產知識，觀眾自身的經驗與知識又可以進一

步回饋、豐富展覽的詮釋（Porter, 1996）。甚至博物館的決策過程，也應公開、透明，讓社區或其他利益相關的群體，也可以發聲提供意見，回饋影響博物館的重要決策。而與女性主義學者的合作，則能讓博物館跳脫過往威權運作模式的迷霧，不再重蹈覆轍；也才能在展現性別議題時，納入女性主義學者解析父權的研究成果。當然，這有賴博物館主事者正視女性主義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果仍然將女性主義學者的努力視為邊緣、不相關的領域，漠視女性主義學者解構父權、提倡平權的努力，則博物館仍然將在風起雲湧的性別平權運動中，繼續保守，難以與社會脈動同步同頻（Mayo, 1994）。而性別議題，也將只是在博物館推出的非常態展覽或活動中偶有觸及，仍然難以進入博物館的深層運作結構。

結語

經過女性主義學者與女權運動者數十年的努力，女性的地位確實已有改善。博物館響應性別平權的社會脈動，影響也可見於舉辦的展覽、活動，各類女性博物館的成立，與博物館從業人員結構的逐步改變。然而，如果要徹底解構男權至上意識型態的箝制，博物館尚須時時內省檢討，有系統地檢視典藏策略、策展模式，並跨出陳列室的藩籬，推出更多、更深入的性別平權活動，甚至改變權力結構與運作模式，以真正納入女性的經驗與觀點，讓她的聲音，不再是偶爾觸及的議題，而能在博物館運作的各種層面中出現。

兩性互相影響，互相關連，性別議題不該只是某一性別的議題，性別平權也不只是獨惠女性，男性照樣可以從新的觀點、新的視野受惠。尤有甚之，性別議題也不該只是博物館內某些部門、

某些人的議題，而應是各種領域的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共識。畢竟，觀眾參觀博物館的完整經驗，並非侷限於博物館的一隅一角，而是遍及從抵達離開博物館，在博物館不同設施中體驗的各種經驗 (Ambrose & Paine, 1993)。博物館要在觀眾的完整參觀經驗中散發性別平權的訊息，即需在博物館運作的各個局部追求性別平權的共識。如此，博物館要與社會脈動同步同頻追求性別平等，讓她發聲，仍然有許多成長與努力的空間。

附註

- 註1. 簡單定義之，女性主義 (feminism) 即是尋找壓迫女性，使女性受到不平等對待的原因、對象，並解除這些壓迫的理論。然而對於女性如何受到壓迫，又應如何解除這些壓迫，則衍生出眾多流派，其說法互異，以致學界甚至有複數的女性主義 (feminisms) 之稱。本文限於篇幅，並未逐一介紹各個流派差異，因為無論哪一種流派的女性主義理論，皆有相同的關注，亦即正視女性受到的歧視，並謀求真正的性別平權，也是本文主張的博物館應該努力的方向。有關女性主義的定義、流派及演變，可參見：Honderich, Ted (ed.). 1995.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pp. 271~274. Oxford & N.Y.: Oxford U. P.; Gamble, Sarah (ed.). 2001.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and Postfeminism*. pp. 3~54. N.Y. & London: Routledge.
- 註2. 女性與男性先天生理上的差異，是否即註定了男優女劣，使女性在某些領域的表現次於男性，一直是學界持續爭辯的問題。女性主義學者

的努力，使得許多似是而非的證據，重新受到檢視，並強烈挑戰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推論。然而，近日哈佛大學校長仍公然提出，女性先天劣於男性，因此在數理領域表現落後男性，引起軒然大波，足見女性主義學者多年的努力，尚未能改變許多人的成見，而這項爭辯也註定將持續進行。有關哈佛校長言論的報導，見：許瑜菁編譯 2005 哈佛校長：女性數理成就差，引發女學者口誅筆伐 東森新聞報國際新聞 (1月19日)。

參考文獻

- 刁筱華譯 Rosalind Miles 著 1998 女人的世界史。頁：15，30~31。臺北：麥田出版社。
- 女性博物館：未來學院網站
www.thewomensmuseum.org
- 女性藝術博物館網站 www.nmwa.org
- 丹麥女性博物館網站
www.womensmuseum.dk
- 許瑜菁編譯 2005 哈佛校長：女性數理成就差，引發女學者口誅筆伐。東森新聞報國際新聞 (1月19日)。網站 www.ettoday.com。
- 傅嘉琿 1998 藝術史中女性主義之評論收錄於林珮淳編 女/藝/論：臺灣女性藝術文化現象。頁：255~294。臺北：女書文化。
- 劉婉珍 2002 美術館教育理念與實務。頁：16~18。臺北：南天書局。
- Ambrose, Timothy & Paine, Crispin. 1993. *Museum Basics*. pp. 34~37. London & N.Y.: Routledge.
- Gamble, Sarah (ed.). 2001.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and Post-feminism*. pp. 3~54. London & N.Y.: Routledge.

- Honderich, Ted (ed.) . 1995.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pp. 271~274. Oxford & N.Y. : Oxford U. P.
- ICOM網站 <http://icom.museum>
- Lerner, Gerda. 1979. 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pp.3, 145~159. New York : Oxford U. P.
- Mayo, Edith P. 1994. New Angles of Vision. In Glaser, Jane R. & Zenetou, Artemis A. (eds.) , Gender Perspectives : Essays on Women in Museums. pp. 57~62. Washington & London :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Nochlin, Linda. 1971. 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 Women, Art, and Power and Other Essays. pp. 145~178. London : Thames and Hudson.
- Porter, Gaby. 1987. Gender Bias : Representations of Work in History Museums. Museums Professionals Group Transactions, 22 : 11~15.
- 1996. Seeing through Solidity :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f Museums. In Macdonald, Sharon & Fyfe, Gordon (eds.) , Theorizing Museums : Representing Identity and Diversity in a Changing World. pp.105~126. Oxford & Cambridge, M. A. : Blackwell Publishers.
- Smith, Barbara C. 1994. A Case Study of Applied Feminist Theories. Gender Perspectives : Essays on Women in Museums. pp. 137~146.
- Sullivan, Robert. 1994. Evaluating the Ethics and Consciences of Museums. Gender Perspectives : Essays on Women in Museums. pp. 100~107.
- Tucker, Marcia. 1994.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Gender Perspectives : Essays on Women in Museums. pp. 51~54.
- Turner, Victoria. 2001. The Factors Affecting Women's Success in Museum Careers : A Discussion of the Reasons More Women Do Not Reach the Top, and of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ir Future Success. MA thesis 2001,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收稿日期：93年12月24日；接受日期：94年2月4日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現任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展覽組。